

道園學古錄

冊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歸田藁十三

雍 虞 集 伯 生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

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己之所當得者己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強勉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以得者忽然而得之將窮於爲新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

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而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燮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各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子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 平心說

吳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旣從而書之而又求爲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

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說無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瀦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知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是爲仲又說

劉瓊彥温字說

太和劉彥温名瓊温玉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蘊之以續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尙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确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温其如玉温也者豈非玉德之威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瓚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珖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以爲用硜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温之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愆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以温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置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取

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子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勗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效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



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略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忠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機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子爲之說子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

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卽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闇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

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尚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况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概之也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集兄每歸必誦閣下所

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耶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卽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

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鈔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真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卽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

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慰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至若集也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敢望其萬一哉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滿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旌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就列雅歌投壺波浪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咕嗶之小子迷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典冊俾敘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

珍傲宋版印  
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原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尙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濶閩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

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